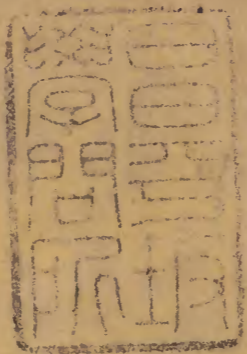


上諭

雍正六年十月 十日

十日

廿



| | | | |
|-----|---|---|---|
| 漢書門 | | | |
| 八 | 九 | 〇 | 二 |
| 二 | 四 | 八 | 二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庫文閣內 | | | |
| 二 | 八 | 九 | 漢 |
| 八 | 〇 | 〇 | 書 |
| 冊 | 架 | 號 | 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902 |
| 冊數 | 24 (20) |
| 函號 | 287 14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雍正六年十月

上諭二十五道

初二日奉

上諭原任通判張鎬素性鑽營多事居官聲名甚劣及在營田水利効力又不奉公守法致犯枷責之罪近覽張廣泗奏摺始知張鎬卽張廣泗之父張廣泗歷任聲名甚優且能實心爲國家宣力誠足以蓋父之愆從前趙弘恩之父趙世綸賊私纍纍朕因趙弘恩勤慎居官特開恩寬宥其罪今張鎬既有此賢能之子著將張鎬枷責寬免張鎬應洗心滌慮安靜守分俾其子得以專心供職上報國恩倘仍蹈故轍或貽

雍正六年十月



累伊子聲名必將伊父子一併治罪

初三日鑲藍旗漢軍都統奏佐領許燾將房地私債呈抵伊父許國桂贓銀奉

上諭據鑲藍旗漢軍都統等將許燾供出一應借伊銀兩人等開錄具奏大凡此等追比之事亦當量其情事若果借券中有憑據者尙可令其賠還再如上司官員挾制勒索者此係干犯國法貪婪之項亦屬理應追比至若並無文券中保只據一面之辭遽令著落賠還深爲悖謬許燾先經供出沈廷正收伊銀兩及行詢問而許燾之挾讐畏刑誣賴情節一一顯露不但此一端也其曾因親友情誼餽送數十百金者

若照伊所供著落賠償其中或遇外任人員雖實未收受一不承認勢必至於來京對質彼稍有餘力之人誰肯爲此數十百金來京質審無可奈何只得承認賠償則是科斂衆人之銀錢代此等貪婪犯官賠墊是屬何心此乃斷不可行之事八旗內如有類此事件既無借券中保捏稱欠伊銀兩開錄具呈者斷不可准彼既拖欠銀兩不能完納自有彼應得之罪也著通行曉諭八旗大臣

初四日奉

上諭向來江浙收兌漕糧俱用本地粳米擇其乾圓潔淨者方准交納遇收成稍薄之年該督撫每以紅白

兼收爲請朕皆允行夫米糧乾潔皆可久貯原不在色之紅白且江浙二省戶口繁多而每年應納漕糧將及四百萬石若必拘定本地粳米恐致米價昂貴民間難於輸將朕軫念閭閻凡有裨益民生之計皆爲周詳籌畫嗣後江浙徵收漕米但擇乾圓潔淨不必較論米色准令紅白兼收粃粳並納著爲定例

初五日奉

上諭塞思黑管事太監李大成及秦立成五雅圖偏兒等倚勢橫行在山西地方毆打生員百姓搶奪財物不法已極法司以立決定擬具奏朕從寬暫改監候此係欽案重犯秋審之時爲人臣者惟有據理執法

以定其罪候朕定奪豈有擅行寬縱之理乃高成齡於雍正五年秋審竟將李大成等以緩決具題不知其出於何心此案諾岷爲巡撫時以失察去官此時高成齡卽係晉省之大員同有失察之罪況其中情事皆其所深悉豈容廢法養奸高成齡以知府擢授兩司並不實心報効一味沽名釣譽凡諾岷極力整頓事件高成齡附會伊都立俱致廢弛負恩曠職莫此爲甚伊在朕前曾經舉薦一人比時奏稱原係在阿其那門下書館行走過據此則高成齡平日必與阿其那塞思黑之黨與往來情熟故將此案重犯李大成等枉法寬縱以自徇其私也著將高成齡交與

巡撫石麟將其中情由嚴加審訊具奏此案內李大
成等四人暫停勾決俟石麟將高成齡審明具奏到
日再降諭旨

初六日

諭諸王大臣鑲黃旗副都統滿珠西禮奏稱京營武弁
等員叅將以下千總以上不宜專用漢人亦應參用
滿洲等語其詞甚爲荒謬從來爲治之道必在開誠
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存分別彼此之見則是有
意猜疑互相漠視豈可以爲治乎天之生人滿漢一
理其才質不齊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
當辨其可否不當論其爲滿洲爲漢人也自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卽滿漢兼用是以規模宏遠中外
歸心蓋漢人之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
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効力以及捐軀殉
節者頗不乏人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乎滿洲中固有
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貪賊壞法罔上營私
之輩豈亦可因其爲滿洲而用之乎且滿洲人數本
少今祇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尙覺足以辦理若如
叅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甚爲不敷
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
德一心和衷共濟勿各存私見而分彼此在滿洲當
禮重漢人勿有意以相遠始爲存至公無我之心去

黨同伐異之習蓋天下之人有不必強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如滿洲長於騎射漢人長於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之人穎慧較勝非惟不必強同亦且可相濟而爲理者也至若言語嗜好之間服食起居之末從俗從宜各得其適此則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縣亦有不同豈但滿洲與漢人爲有異乎其實人之所以爲人者事君當忠事親當孝臣子之職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其理本無不同又何得相矜以所長相笑以所短相悅以所同相憎以所異也向來爲此言者亦有其人蔡珽傅鼐等皆曾陳奏朕思爲此說之故有二一

則識見卑鄙毫無所知之人故有此區別之情一則懷挾私邪思欲撓亂國政之人故爲此謬妄之論也朕臨御以來惟以四海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於用人之際必期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故凡秉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疎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已壞法亂政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總無分別滿漢之見惟知天下爲公凡中外諸臣皆宜深體朕懷同寅協恭股肱手足交相爲濟則國家深有倚賴久安長治之道必由於此也

初七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多有隱匿賦稅之地畝此等積弊上則

有關國課下則易啟爭端且地方一有隱糧漏稅之家則欺凌詐騙之風不能止息卽本人亦未嘗享其利也數年以來內外大小臣工紛紛條奏以清查爲請朕念清查之舉若行之不善則民間必受擾累是以特降諭旨准其自首旣與一歲之期又展半年之限此乃體恤閭閻之至意也今各省之中已有陸續奏報者其或有遲回觀望者皆係該地方大吏有司不能實心勸導開示愚蒙俾小民知奉公大義之所致也頃聞安徽地方有丈量田畝之說朕未有丈量之旨何以有此訛傳此皆魏廷珍不能訓諭所屬民人故不得已爲此恐嚇之詞以惶惑衆心耳夫丈量

乃係必不可行之事必視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萬妥然後舉行一二處如魏廷珍者豈可舉行此事之人耶若限內首報未盡不妨再請展限從容辦理再有逾限不首者將來自國法何必通行丈量使未曾隱匿之人亦被擾累耶安徽一處如此或他處有似此訛傳者亦未可定著通行曉諭其未曾降旨丈量之處槩不得以此恐嚇愚民

初八日禮部議准條奏各省考試武童設立好字號奉

上諭從前考試武童定例令武弁監射者不過相助學臣之意其去取仍聽學臣閱文定奪今旣設立好字

號先儘好字號取進則外場重於內場矣假遇微末武弁及不能秉公監射之人則其中情弊不可勝數嗣後應用何等武弁監射若該武弁監閱不公聽學臣叅奏應如何定其處分之處本內俱未議及甚屬疎漏著再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黔省現有勦撫古州八萬之事又協勦粵西不法猥苗所有額設兵丁或不敷用著將湖南就近營兵酌撥一千名前往貴州聽鄂爾泰楊天縱節制調遣此所撥兵丁著黃州副將李繩祖帶領管轄再將荊州滿洲駐防兵撥一千名移駐常德府令副都統觀

音保帶領駐劄朕再將在京大臣派出一員同往以資彈壓著議政大臣大學士會同議奏

又奉

上諭廣西八達寨克苗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峻意欲用兵征勦一函具奏一函卽行發兵朕比時諭令慎重籌畫不可輕舉總督孔毓珣亦據田峻知會具摺奏聞田峻旣欲舉行此事若果遴選兵弁調度有方何難計日安帖乃田峻遣弁失宜臨事疎忽以此極小苗寨相持日久致令克苗設備不能迅速成功及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損傷或黔兵急於成功輕敵受損或粵西兵丁坐視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粵

西自韓良輔李紱甘汝來等數人辦事習爲惰玩既不能操練兵丁又不能撫綏苗衆兵力懦弱諸事廢弛相沿日久而田峻又係中平之才以致克苗公然肆惡迨雲貴總督鄂爾泰調發滇黔之兵甫至其地逆穢卽行授首黨衆悉皆嚮化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查廣西地方離廣東總督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黔兩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一應軍民事務俱照總督之例管轄滇黔兵丁甚爲用命年來勦撫所到成功不獨官兵奮勇卽土兵亦極効力著動正項銀十萬兩交與鄂爾泰酌量分別賞給其征勦八達寨之官弁兵丁中有陣亡受傷者已令加

恩優卹仍照例給與卹典賞賚凡屬征勦蠻彝不但官兵損傷者朕心深爲軫惻卽苗民被害亦深可憫此番總兵段宗岳雖統兵失利但伊到任未久又所用者乃廣西懦弱之兵或有不得已之處田峻係總統調度之員難辭其責其間功罪輕重俱著鄂爾泰詳查分別定議具奏又鄂爾泰奏稱今年冬間前往貴州辦理公事著與廣西巡撫金鉷知會日期屆期金鉷親赴貴州將粵省地方一應事宜與鄂爾泰面共講論悉心妥議經理自有裨益

十三日奉

上諭康熙四十二年定例自提督以至千把各給親丁

名糧以爲養育家口僕從之需外此則不許一名虛
冒夫有一武弁卽有親丁此項名糧理應前後官弁
接受者聞湖廣原任提督俞益謨於離任之時將伊
標下所有名糧一一召募補實使接任之員陸續待
缺而後扣除竟有至數年之久不能扣至原額者此
等行事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甚爲刻薄祇因俞益
謨曾經如此舉行故湖廣提標各營至今相沿不敢
改易甚非體恤武弁之道嗣後武弁去任之時卽將
名糧停扣不必募補留此與接任之員俾其得霑餘
潤若他省營伍中有與湖廣提標相類者俱著遵朕
此旨行

十四日

諭戶部直隸爲首善之地今歲春麥秋禾俱登豐稔民
人樂業朕心深慰但地方有歷年帶徵之錢糧若令
閭閻之間新舊並納雖逢豐稔之歲而民力未必寬
然有餘因思歷年帶徵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也明
年額徵之項乃衆民之所輸將也若欲使小民共被
恩澤惟有將明年之賦預行蠲免則比戶可以均霑
查直隸額徵地丁等項二百四十三萬餘兩本地支
銷俸工及兵餉驛站等項應給銀二百零二萬兩其
應起運者計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著將雍正
七年額徵錢糧內蠲免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

爾部可確查分數行文該督通行所屬州縣一體敬
謹遵奉以副朕愛養黎元加惠畿輔之至意倘官吏
等私自多徵朦混中飽或地棍等包攬侵蝕作弊藏
奸又或有司奉行不善使百姓不得均霑實惠經朕
訪聞必重治其罪並將總督司道等嚴加處分

又奉

上諭今年三月間湖南巡撫王國棟摺奏下崗長官司
向鼎晟具呈願效永順土司之例改土爲流霑沐皇
恩等語朕比時卽諭王國棟湖廣土司甚多各司其
地供職輸將與流官無異其不守法度者該督撫題
叅議處改土爲流以安地方若能循分奉法撫綏其

民卽與州縣之循良相同朕深嘉悅何必改土爲流
使失其世業前永順土司彭肇槐懇請時朕意本不
准行恐他處倣例呈請未免紛擾且恐謹慎小心者
不敢不請而頑悍者仍復照舊於地方無益適因道
員王柔在京奏稱彭肇槐之意甚屬誠懇且伊有不
得已之情等語朕是以勉從所請加以特恩今下崗
土司果相繼具呈前來甚非朕意特諭總督邁柱巡
撫王國棟不必准其呈牒此今年三月之密諭也今
又據王國棟奏稱向鼎晟懇請改土爲流甚爲誠切
而現今土民又有控告該土司之案正在查審朕思
從前該土司改土爲流之請大抵由於土民之懇懇

及土司所請未曾准行而土民復又列款控告冀朕
嚴治土司之罪而盡改爲流似此舉動與朕初意更
大相矛盾其所控告必非實情著該撫留心詳察凡
屬土民必無敢於控告土司之事皆由於漢奸之唆
使播弄冀生事端以便從中逞奸滋弊耳若各處土
司等因他處已改爲流不得已而倣倣呈請者朕皆
不准若被漢奸唆使土民控告俾土司獲罪而改土
爲流者朕更不忍該督撫等當以朕內外一體之懷
通行曉諭俾土司等守土奉法共受國恩不必改土
爲流始爲嚮化若有漢奸唆使等情尤應加意詳察
至於土司實在不法惡蹟確著者該督撫據實叅劾

治罪

又奉

上諭從前西邊用兵多年允禷狂悖貪婪肆行不法又
有延信等冒懷奸宄背公營私借軍需之名擾累地
方耗費國帑卽如允禵以軍需數十萬兩送與阿其
那以供其作奸犯科之用此中外所共知者遂致領
兵承辦各員效尤無忌浮冒侵欺勒索嚇詐種種奸
弊難以枚舉及至上年銷算軍需則事事敗露諸人
名下應追銀兩共計六百餘萬若按律治罪則應置
重典者甚多朕無可奈何開恩暫寬治罪令定限著
追實法外之仁也此等滿洲蒙古綠旗領兵之員弁

從前所得想已花費此時力不能完者自應仍置之於法但念伊等在行間効力多年朕心有所不忍然國家一定之經費若一任出兵之人侵蝕浮冒則國帑攸關國法安在況朕亦不得而私者今再四思維內府庫中有收貯銀兩乃

聖祖

仁皇帝及朕歷年躬行節儉之所餘積非部中經費可比用是大沛恩膏將此銀兩動支九十四萬餘兩代滿漢蒙古官兵拖欠銀兩之人清還應追之項此朕委曲保全之至意格外施恩之曠典夫國家養育兵弁原爲効力疆場執銳披堅乃臣子之常分倘一遇軍旅之事卽存貪財網利之心則天理必不能容

國法亦難姑貸此番受恩之後若不知感激愧悔互相儆戒洗心滌慮宣力抒誠將來再有犯者必難再邀倖免也思之思之

又吏部議處邳州知州呂大雅捕蝗不力奉

上諭呂大雅未曾撲滅蝗蝻之故經朕詢問蘇州府知府溫而遜據伊奏稱呂大雅以崑山縣知縣署常熟縣事及題陞邳州知州後因兩縣交代往來奔走以致稍有遲悞情有可原非故意玩忽者比范時繹身爲總督平時不能教訓屬員及處分之時又不將屬員委曲情由據實陳奏但將屬員嚴叅以卸已責甚非大臣秉公課吏之道若非朕詢問溫而遜則呂大

雅革職治罪之處未免屈抑呂大雅著免其處分范
時繹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前楊文乾從閩省回至廣東卽抱疾病祇以巡撫
事繁任重無人可代力疾辦理後竟不起今朱綱亦
於病中勉強視事未得調攝雖生死有一定之數然
朕軫念大臣聞其鞠躬盡瘁勤公事而廢頤養實愀
然不忍於懷也嗣後督撫等倘有一時患病難以辦
事者不可勉強支持卽著一面奏聞一面將印務酌
量委人署理俾得安靜調攝則所患自然易於痊可
足以慰朕體恤臣工之至意若兩司中有似此者該

督撫仰體朕心亦酌量委員代辦具摺奏聞

十八日奉

上諭傅紳爲古北口監督輒敢私立三口多收稅課剝
削小民經朕訪聞確實拏交刑部已定絞罪監候其
名下應追銀兩公然自稱用完不肯交納甚屬可惡
著交與該旗照限嚴追倘限滿不完照法司所擬卽
行正法傅紳係已經奉旨拏問應絞監候之犯而工
部堂官奏摺內尙稱應將傅紳革職交與刑部治罪
錯誤已極及朕面加詢問夸岱等自知大錯俯首認
罪而塞楞額則稱傅紳拏問之處曾見過刑部知會
之文朕詰問旣知傅紳已經拏問如何又請革職交

送刑部伊始無詞奏對廷臣等在旁親見莫不駭然
塞楞額爲山東巡撫苟且因循贓私纍纍深負朕恩
及令其回京則神情恍惚語言顛倒伊乃隆科多門
下走狗想因隆科多獲罪之故伊心懷怨望是以天
奪其魄在朕前如此舉動著將塞楞額革職拏問以
爲人臣負恩怙惡者之戒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地方官疎縱盜賊習以爲常故失察之
案甚多今拏獲盜賊之後若將年遠失察之官員一
一追問議處不但案牘繁多其中必有賢能之員因
此受累罷斥者且恐處分太衆以致緝捕審訊之人

有所瞻徇隱匿亦未可定嗣後定例自雍正三年正
月以後失察盜案之官員仍照例查叅處分若失察
在雍正三年以前者一槩免其查叅議處

二十日奉

上諭朱綱謹慎老成才猷練達歷官至於巡撫實心供
職懋著勤勞閩省要地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深
爲憫惻應得卹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兵部尙書
銜以示優眷其柩櫬起程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
送所過福建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醊並遣人護送
其別省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到家之日准其
柩櫬入城治喪

二十一日奉

上諭周作孚在朕前控告族人欺隱田地六百餘畝知府李英受賄故縱等語朕見其情詞懇切發與刑部審詢刑部行查江西原籍據布蘭泰摺奏周作孚曾有私刑致死僕人及刀傷胞兄等案已經革退監生又復冒考等語朕批示布蘭泰云周作孚假冒監生亦事之所有至族人隱匿地畝未必無因汝勿爲人朦蔽總俟審明定案今據該地方官查得周姓族人隱匿地畝雖係實情而刑部研審李英受賄並無其事且周作孚名下卽有隱匿之田二頃二十七畝並未自行出首而布蘭泰所奏周作孚罪案件件皆實

周作孚以旣革之監生公然冒考且來朕前引見將夙有嫌怨之人牽連控告以致拖斃數命而已身欺隱之處並不首報奸頑無忌克惡已極刑部擬以咨革職銜免其治罪甚屬不合著另行定擬具奏各省向來隱匿地畝甚多朕已開恩准令自首周孔美等所隱之糧尙在寬限首告之內著免其治罪准令照則陞科其地畝不必入官周作孚所隱之地畝著照例入官并按年追糧以懲奸惡

二十二日諸王大臣等以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具摺奏賀并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以實心實政爲本不言符瑞但今芝草生於

景陵寶城此我

聖祖仁皇帝昭示嘉祥景象朕心不勝感慶准照王大臣等所請宣付史館

二十三日奉

上諭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意旁求多方遴選惟期百司庶職俊又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職需人之處甚多該督撫等又屢屢奏請而現在赴部銓選之員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爲國有以人事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凡人生平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其以公忠爲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理也茲特降諭

旨著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人各舉一人除現任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卽親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令京官外官皆得據實保舉至外官所轄之現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保薦此所保薦之人如係京官所舉者卽令本人寄信喚令來京自行交送吏部彙齊引見其外官所舉之舉貢生監山林隱逸等人亦令具文開載履歷考語交與所舉之人齎文赴部引見至所舉之屬下佐貳等員著申送該督撫驗看出具考語然後送部引見

朕從政務需人起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廣益內外大小臣工等共受國恩時懷報効之願今奉特旨准令保舉實屬難逢之會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之心必無有徇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倘或舉非其人將來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潘尙智隱匿銀兩李衛一一查出甚屬可嘉從前此案原交與黃炳齊蘇勒清查乃一任潘尙智狡獪隱藏不能查出朕雖不加處分而伊等見此應知愧赧不可有怨怒李衛之意大凡大臣辦事當以秉公據實爲本若已有私意在先而亦欲後人之扶同附

和則使衆人共爲欺君罔上之事矣若已有遺誤在先而不欲後人之徹底清釐則公事必至於舛錯不得歸結矣黃炳齊蘇勒當深感李衛之辦理可以補從前之不逮若因此稍存嫌怨之心將來必遭天譴凡屬臣工當以此爲戒李衛著交部議敘

又奉

上諭據朝鮮國王李昉咨禮部文稱本國賊黨恐有潛逃懇飭關口防汛訶察等語朝鮮世効恭順伊國逆犯卽係朝廷法所應誅之人倘有逃入邊口內地者自當卽爲擒捕著行文盛京山東等處邊界地方官員朝鮮之語言衣服與內地人民迥別易於稽查倘

有此等罪犯潛逃者著卽嚴拏解京如有窩留藏匿等情是明知故犯定將本人從重治罪十家一併連坐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九卿昨謝王寵密奏言朕用各省督撫應當選擇等語朕從前以伊爲國家有用之人其才識可及趙申喬由今觀之甚屬庸鄙糊塗伊並不知朕心不過爲迂濶之論以塞進言之責耳朕自御極以來夙興夜寐勤求治理惟恐一事不得其當惟慮一夫不獲其所見內外大小官員於國計民生皆有關係故每用一人無不慎重遴選凡部中銓選與諸臣保

奏之員必隨時引見分別錄用或擢任之以驗其才猷或暫試之以觀其辦理卽至微員末職朕亦從不肯輕用一人何況督撫爲封疆大吏其於國計民生關係尤鉅朕有不詳加選擇者乎每遇督撫缺出朕必思維諮訪其難其慎諸臣若意中無人可以據實回奏朕則安能懸缺不用乎一種搜索之難不可殫述伊全不知但謂朕應加選擇及朕再三詰問目今督撫中何人不堪其任伊並不能實指問伊意中何人可以爲督撫伊意中又無一人伊身爲大臣朕用人之難尙且不知何況天下之人乎人臣凡事當切實敷陳似此空言何裨政治伊遂以爲嘉謨讜論乎

適足以見其糊塗而已

二十七日奉

上諭陶賴爲刑部尙書於朕卽位之初輒敢與張廷樞徇情玩法將叛逆之陳夢雷恣意寬縱本應將陶賴卽行正法但因此案乃隆科多叅奏且力言其平日貪賊妄行之處朕知隆科多與伊素有嫌隙意欲假公濟私是以止將陶賴降職閒居此乃莫大之恩乃伊並不感恩悔過安分奉法又復藏匿勒什布贓私數萬兩始初該旗王大臣詢問時尙敢咆哮狂肆強辨欺瞞必至欲加刑訊始一一據實供出甚屬可惡著交與刑部另行定擬具奏

雍正六年十一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三日奉

上諭朕御極之初卽降諭旨令諸臣不必進獻儀物雍正三年冬月諸臣以初行吉禮有進獻器皿書籍筆墨者朕酌量收納一二種隨卽降旨令在京大臣嗣後停其進獻至在外督撫惟可進本省之方物土宜其非地方所產者皆令勿爲呈獻蓋以土產諸物乃各省所出該督撫之於朕可藉此以展其敬愛依戀之心朕於諸臣亦可因收受之間以昭上下一體之誼其物不嫌於輕微簡略者蓋所重不係乎物也今

觀各督撫內鄂爾泰則進雲南之大理石等物岳鍾琪則進陝西之藏香等物田文鏡則進河南之花果等物金鉞則進廣西之藤席等物邁柱則進湖廣之蓮藕茶葉等物此皆實爲其地之所產與朕諭旨相符而他省督撫中尚有未能深體朕心於土產之外復以器玩進獻者朕思督撫職任封疆用度繁多特爲籌畫養廉之項原以供其日用要務之需安能尚有餘資購求古玩且市賣古玩之陋習往往索價高昂每有極平常之物而購買則費多金者甚屬無益倘在已不能購求而轉向屬員索取則尤爲不可人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誠至敬然則督撫等尊君親上

之心僅在區區進獻之豐美乎倘能永矢丹誠爲地方安民察吏薦舉廉幹爲國家供職分猷其可寶可貴豈不遠勝於連城之璧乎茲頒諭旨再行宣諭倘或仍有進獻古玩者則並其方物土宜亦行擯却

初六日奉

上諭臺灣總兵王郡奏稱臺灣換班兵丁例由內地派撥而其中有字識舵工繚手斗手旋手等人向來多係僱募本地之人冒頂姓名並非實有兵丁更換至字識舵繚斗旋等務換班兵丁不能通曉請照隨丁之例就地招募給以糧餉等語此事從前總兵俱未經陳明王郡能據實奏聞甚爲可嘉但朕思海洋操

練水師惟舵繚斗旋關係最爲緊要凡在船兵丁之身命皆操於數十人之手若不更換內地兵丁而常令彼地之人執司其事似有未便朕意舵繚斗旋等務兵丁雖未能驟熟但未嘗不可學習而能應於換班之內挑選兵丁隨現今僱募之人學習如僱募有三十名卽於兵丁內挑選三十名隨彼學習三年換班之時將僱募之人裁省留此習熟之三十名兵丁教習後班之兵丁此所留兵丁至六年然後換班後班兵丁皆照此例留換則新舊更番迭相傳習皆可熟知舵繚斗旋諸務矣此事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劉世明妥議具奏又王郡奏稱赴臺兵丁向例俱將

一營之數十人分散數處戍守難以訓練嗣後請勻撥一處等語所奏甚是但從前何以分散防守或有別故亦未可定亦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等查明奏聞

又

諭戶部福建歷年地丁錢糧雍正四年冊報共未完銀四十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其或欠在官或欠在民從前未曾分別明晰經朕特遣大臣會同督撫徹底清查除查出官吏侵蝕那移虧空外共實在民欠未完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朕思今年閩省州縣有數處微欠雨澤收成量不能十分豐足若於明年徵

收正額之外仍帶徵歷年舊欠恐民力艱於輸將茲特大沛恩膏將康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民欠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槩予蠲免其有已徵在官者卽照數留抵雍正已酉年本戶正賦此朕惠養黎元勤求民隱之至意該督撫等應仰體朕心家喻戶曉並嚴飭州縣等官實力奉行務俾小民均沾實惠倘有不肖州縣陽奉陰違或將已徵在官者侵匿入己仍作民欠開報或將應行蠲免者私自徵收一經察出定將州縣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併嚴加處分再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皆係邊遠地方如有歷年實在民欠錢糧俱著該督撫詳細查

明將實數具奏爾部卽遵諭行

初七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恭閱

太祖高皇帝實錄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爲要務諄諄誥誡念茲在茲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載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

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自古迄今神靈首出之君必皆以欽崇時憲尊事

上天爲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由極此明太祖之

開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有以也夫天之爲形覆冒萬物至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爲充周人心之中稟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卽天之所以爲天也朕臨御萬幾日深乾惕祇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爲理有贊襄輔翼之責一言一動皆在

天心降鑒之中亦當無時而不敬

天無事而不畏

天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且明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素所躬行實踐者廣勗諸臣諸臣當每日早起肅具

衣冠焚香展拜禱祝於

上天及爾等祖禰之前將是日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備陳其實揆度理義惕然內省必可上對

天下自對其祖禰而無愧無忤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自知之明爲自省之功時刻糾虔不敢有幾微之褻天而逆

天庶幾凡所建之謨猷所施之政事無往而非與

天地合其德者矣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事爾諸臣不當如是乎蓋事之純乎天理者卽以討罰刑威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爲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卽以慶賞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爲不善故凡違道干

譽煦煦爲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悖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爲天下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

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無濫協於咸中乃可以爲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己之念毫不可萌卽揣摩朕意妄爲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慎在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在於胸中諸臣有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

勢必宜寬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旣不能於

天有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時懷欽若之誠克備事

天之道以循理爲矜恤以執法爲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卽必爲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之道無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

十二日奉

上諭邇年以來川陝漢土官兵勦撫番苗遠涉藏地行間効力甚屬勤勞朕心深爲軫念著動支庫帑銀十

萬兩交與總督岳鍾琪會同四川提督黃廷桂酌量分別等次通行賞給以示朕加恩沛澤之至意

十三日

諭兵部山東濟寧州有羣盜持刀斧等械闖至文武齊集公所將遊擊守備州同聞官等官斫傷一事朕思武弁尚有營兵跟隨而文官祇有衙役書吏不足備捍禦之用似亦應給與防護之人其作何名募給發錢糧之處爾等酌議具奏

十六日刑部議准條奏將硬証之人與誣告者同罪奉

上諭本內議將硬証之人與誣告之人一體治罪所議

雖是但一切更定條例事宜俱當酌量地方遠近以文到之日令地方官通行曉諭定以期限爲遵奉之始如限外再有犯者卽照例治罪方爲妥協本內並未議及著再議具奏

又工部等衙門議奏察漢拖灰地方建立學校奉上諭此本內建立學校一條岳鍾琪所奏亦是但據單疇書等奏稱招徠人民已有四千餘戶其中亦多讀書之人等語朕思若必俟人文蔚起始行考取恐遠方士子目前阻其讀書上進之階應將兩縣中現在讀書願就考試者許其附入隣近州縣考試酌量加額收錄入學俟兩縣人文漸盛建學設官之日仍行

撥入本學庶爲妥協著該部再議具奏

又工部議覆副河道總督嵇曾筠題銷秦家廠搶築工程銀兩奉

上諭秦家廠漫口合龍之處原屬險急工程其用過土方價值又屢經部駁嵇曾筠爲人謹慎小心若果有浮冒伊必據實核減此一次應加恩准其開銷不必再行駁詰

十七日奉

上諭今年江西省有數縣稍歉雨澤恐明春米價昂貴著將本年起運漕糧內截留十萬石存貯本省以備將來之用著戶部卽速行文

十八日奉

上諭向來預備軍需如採買羸馬製辦物件之類不肖有司往往虛耗國帑派累民間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已降旨屢行申飭禁止而今年預備進藏軍需仍有甘屬金縣王錫九等剋扣價值經岳鍾琪題叅議罪是此風尚未全改也朕愛養斯民不使絲毫擾累凡軍務所需悉動帑金照時價購辦又恐承辦官員預留將來核減之地稍借民力以助公事特令岳鍾琪等核定折中價值倘時價可減卽爲節省或定價不敷據實奏加此皆體恤官員撫綏黎庶之至意也倘嗣後承辦各員再有剋扣短發侵蝕等弊其罪誠

不可追若叅革之後必俟審擬定案方行著追則該犯之銀物或至花費隱藏而百姓守候補領未足之價值必致累月經年而不能得深可軫念以後若有此等劣員一經題叅摘印卽照數核明剋扣之價先動軍需銀兩另委賢員傳集百姓如數找給造冊具報仍將該員於本境枷號勒限一月追完分別還項補帑如再逾限不完嚴加治罪庶貪墨之人知所儆懼而軍需有益民無擾累之虞矣

又奉

上諭前據湖廣督撫合詞奏稱永順土司彭肇槐情願改土爲流使土人同霑王化朕念彭肇槐恪慎小心

恭順素著撫輯土民遵守法度與流官無異又恐各土官勉強效法則不勝其煩原不欲從其請適因辰沅靖道王柔來京引見朕詳細詢問王柔面奏彭肇槐之意甚屬誠切且奏伊有許多萬不得已之情朕因王柔深知永順土司情形故勉從所請加以特恩賜以世職並賞給萬金爲立產安居之費又據王柔奏稱彭肇槐撫綏苗衆素得其心懇請授以武職卽於新設流官地方補用管轄苗人實有裨益等語朕亦准王柔之請將彭肇槐授爲苗疆叅將此皆今年春間事也今據王柔摺奏臣歷桑植永順地方駐劄數月見彭肇槐才具平庸性耽安逸且不諳兵法紀

律若仍留彼地恐致營務廢弛不若將彭肇槐移於內地隸督撫提鎮標下暫爲借補俾其學習軍政但臣先經冒奏今理合檢舉等語朕從前之允彭肇槐改土爲流復授爲苗疆叅將者皆因王柔之奏以爲伊必確有所見故從其請也今王柔又稱彭肇槐不宜苗地之任請改內地武職朕思武弁職掌各有攸司將來倘以不能供職而罹處分朕心實爲不忍而國法又不可廢豈非兩難王柔此奏旣前後不同則從前在京之代奏者或亦有不符之處著湖廣總督邁柱巡撫王國棟會同辰沅靖道王柔將朕意明白宣示彭肇槐備悉詢問伊原係恭順之士司豈必改

土爲流始爲嚮化若從朕本念仍舊復其土官爲國家抒誠効力以受朕恩朕亦嘉悅倘伊意必欲改土爲流亦著該督撫詢問伊自度才力可居何等武職不妨據實陳奏朕另調用或伊願回江西祖籍閒居則給與世職俸祿以贍養之務期妥協俾該土司永承國家渥澤以副朕加恩優待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湖南官員養廉之資已令該撫將通省耗羨計算均勻分給又該省各府雜稅銀兩項下有報出贏餘銀七千二百二十兩著該撫將此項添入亦可少資各官養廉之用

二十二日

諭戶部向來州縣交盤錢糧倉穀俱以兩月爲限但額徵數少之地方自可依限清楚其額數繁多之處亦照兩月定限未免太迫從前曾降諭旨凡州縣倉穀五萬石以上者准其展限一個月盤查交代嗣後州縣錢糧交代五萬兩以上者亦令展限一個月其十萬兩以上者展限兩個月十五萬兩以上者展限三個月著爲定例通行直省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寧遠縣生員荆之寶家失事一案已經陸續拏獲盜犯多人

僉供糾夥行劫奸淫拒捕捉人勒贖情事歷歷有據其盜首逃逸現在緝捕餘黨已獲者又有數名越獄已經陸續擒獲等語此案盜犯甚屬兇惡況又有越獄之事尤當速行審明早正國法除盜首在逃嚴行緝捕務獲外其已獲之夥盜著卽行研審分別情罪輕重具題歸結若有線引窩家應留質對者著於本內聲明具奏

又奉

上諭江西布政使王承烈陞任來京奏稱布蘭泰在江西巡撫之任每事過於嚴刻朕因著令來京面加詢問布蘭泰本一微末之人朕因其居心謹慎操守尚

好是以歷任擢用爲湖南巡撫後見其居官辦事識見褊小已降旨調回授爲侍郎適江西巡撫未得其人復將伊調撫江西並諭伊云江西事務自邁柱整頓之後汝可遵守安靜辦理乃伊到江西後復蹈故轍並無改悔之念伊兩任內所辦之事所奏之摺朕見其苛刻瑣細不知爲政大體朕隨事隨處切加訓誨所以批諭之者愷切詳明至再至三累累數十百件現在收貯俱發與大臣及王承烈看過原不待王承烈之陳奏而後知之也所以將伊調回者意欲面行詢問並加訓諭尚冀其或能悛改乃伊奏稱臣在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重從嚴待皇上勅改使恩出

自上朕一聞此語心中爲之戰慄不覺汗流浹背夫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今有意嚴刻先爲過甚以待折中必朕留心體察方得更改而伊又未預先將此意奏明朕又安從逆料其有心過嚴而事事皆爲駁正乎況巡撫所辦地方事務不陳奏於朕前者甚多安可預存嚴厲之見乎布蘭泰深負朕恩溺職已甚著革職交與該旗大臣另行請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臺灣貯倉粟米因從前朱一貴叛逆以致搶失二十五萬餘石此原係滿保任內之事是以題請賠補今歷年已久現在地方各官俱係接任之員若責令

賠補殊有未協著將未經買補之粟概行豁免

又廣東將軍蔡良題叅將弁金國泰等酗酒不法
奉

上諭廣東文武官員每以飲食宴會爲事相習成風從
前楊文乾進京陛見時阿克敦官達方願瑛等幸其
離粵置酒相慶及楊文乾回任病故後伊等遂張樂
設席歡呼稱賀其澆薄妄誕如此今將軍標下將弁
復以羣聚酣飲致相爭毆此風不改官箴安在書經
以三風十愆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又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今觀伊等文
武官弁俱以酣宴自恣罹咎罷職則古訓所垂豈非

官方之炯戒乎嗣後該督撫將軍應將屬員嚴加申
飭其或不悛卽行叅處大凡居官者或遇節令之期
或有喜慶之事設酒開筵原所不禁若以酒食游戲
徵逐應酬不惟玩愒時日廢弛政務并起忿爭結怨
之端有關大體各省文武大臣俱宜約束屬員時加
訓誨庶於風俗官方並有裨益

二十四日奉

上諭梧潯二廠稅課雍正四年四月以前各官所收贏
餘銀兩俱從寬免其追賠廣西地方錢糧無多各官
養廉未免不敷是以雍正五年降旨將稅課贏餘之
項賞給一萬五千餘兩爲巡撫司道養廉之資今查

每年尚有贏餘銀三萬一千四百餘兩著將此交與巡撫金鉷計算府州縣及佐貳官若干員酌量官職大小地方繁簡均勻賞給以爲養廉具摺奏聞每年將收用數目造冊報部

又奉

上諭據李衛奏高其倬咨稱閩省所需接濟之米得十萬石可以敷用等語朕前降旨令江南浙江各截留漕米十萬石以濟閩省之用今高其倬既稱十萬石可以敷用著將江浙漕米各運五萬石赴閩其餘仍起運來通

二十五日奉

上諭山東濟寧州城內匪類糾黨劫獄盜庫拒捕傷人大干法紀在城之文武官弁等督率兵丁併力擒拏登時俱獲未令免脫一犯甚屬可嘉此案內被傷身故之兵丁數人因擒捕兇犯奮不顧身深可憫惻應加恩照陣亡例賞卹其被賊斫傷數人及擒賊有功之官弁兵丁俱應照軍功例議敘賞賚著河道總督會同山東督撫查明分別等次具奏知州高令樹家屬被賊斫傷雖未致命亦可軫念著賞銀一千兩高令樹平日居官如何之處著該督撫查奏凡州縣捕役原爲緝盜安民而設濟寧州此案盜犯聞其蓄念設謀已久何以該州官員捕役平時旣漫無覺察而

臨時又畏避不前則捕務廢弛可知著該督等一併嚴察議處奏聞兇犯劫獄之日若在監人犯有未敢隨衆妄動者則係畏法改過之人亦著查明奏聞著該部分別請旨減等發落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何世璜劉師恕奏稱正定府平山縣知縣徐士俊呈稱本年十一月初八日有山西崞縣民張其級帶本銀一百五十二兩五錢往獲鹿縣販買布疋路經平邑途間全銀遺失幸平邑農官郭之蘭之子郭見忠拾獲聞張其級失銀遂同本縣生員杜永召等問明銀數悉行歸還不昧毫釐不受酬謝

據鄉約隣佑多人僉稱郭見忠不取遺金衆口如一理合繕摺奏聞旌典出自特恩等語夫見利思義爲人情之所難而秉彝好德實人性之所共朕日以興仁講讓訓導萬方務期溥海內外革薄從忠還淳返樸以成昇平之治乃年來齊民中不拾遺金者有京師之草夫六十一豫省之翟世有陳懷金又有直隸平山縣之郭見忠可見質實之民性皆良善彼此觀感興起率教從風遂覺崇廉尚義之舉史冊所稱者今則一時屢見雖僉邪匪類盜竊詐僞之風未嘗盡息而良民順則實風俗漸厚之明徵朕心深爲嘉悅郭見忠著給與八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揚表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稱滇省有無著虧空七案共計銀二萬六千六百餘兩屢次移咨各原籍查追據稱無產可變雖將本身家屬監禁嚴比不過徒稽歲月究於錢糧無補今再四籌算查滇省欺隱田土內如從前漏報勲莊叛產等項不自行首報別案發覺審出應令納價准爲已業又滇省各官蒙恩賞給養廉已優裕足用如有現任官委署他任者其署任內養廉現議扣留一半以此二項代補遠年無著虧空約計兩年可以全楚等語雲南係邊遠地方非近省可比且數年以來各官遵依鄂爾泰教導辦

理地方事務甚屬効力其署任內重收養廉之處不必扣除一半又田土納價之項著存公備用至於通省無著虧空共二萬六千六百餘兩該督旣稱實係無可著追朕信鄂爾泰必經查核確實始行具奏著開恩豁免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蔣廷錫等奏稱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旣多缺畧卽有採錄又不無冒濫必得詳查確核採其行義事跡卓然可傳者方足以勵俗維風信今傳後請勅諭各該督撫將本省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

務於一年之內保送到館以便細加核實詳慎增載等語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爲緊要必詳細確查慎重採錄至公至當使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爲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卽如李紱修廣西通志率意徇情瞻顧桑梓將江西仕粵之人不論優劣槩行濫入遠近之人皆傳爲笑談如此志書豈堪垂世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摭採精當旣無闕畧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著將

督撫等官俱交部議叙倘時日旣延而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畧或至有如李紱之徇情率意者亦卽從重處分至於書中各項分類條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項著照所請將各省所有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卽詳查確核先行彙送一統志館以便增輯成書

二十九日奉

上諭雲南等省所有苗蠻獞種類甚多殘忍性成逞兇嗜殺剽掠行旅賊害良民又或販賣人口捉當勒贖所以爲內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衆苗之中又復互相仇殺爭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

殘草菅人命此皆天下所共知者自朕卽位以來內外諸臣條奏苗蠻不法者不可勝數而邊省督撫提鎮等又復屢屢陳奏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衆繁多朕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勦撫兼行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爲本不可脅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旨甚明今幸數年之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衆將來可望地方寧謐但官弁士卒跋涉於深林密箐之間歷險峻之區染瘴癘之氣而苗性狡獪反覆當用兵之際往往詭詐負隅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事夫弁兵受國

家多年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難但以蠢然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卒若計算得失不足相抵朕心深爲憫惻除已降旨賜卹賞賚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勦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預借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加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賞給銀兩俱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悉查明動支公帑遵旨賞賜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優卹弁兵之至意

又奉

上諭將軍蔡良在閩省任內訓練營伍和輯兵民甚爲

稱職今調任廣東覽其陳奏事宜具見實心辦事深屬可嘉伊名下有代父應賠銀兩前已降旨寬其限期今特加恩免其賠補以示眷注

又奉

上諭前據高其佩奏稱許兆麟虧空未能追完有伊家人周良周轉隨任用事多年家貲巨萬躲匿江西地方爲民屢經咨提抗不歸旗請勅部押解質審追抵虧空之項高其佩語言雖不足深信但此係伊之本旗事務自有確見且旣經陳奏豈有不行查究之理今據署江西巡撫張坦麟查奏前來周良周轉所有貲財不過數百金歷經審訊諒無欺隱朕不意高其

佩謬妄不實至於如此心甚悔之周良周轉旣審係是民非旗不必提解來京其究出貲財俱著給還所有揭叅各員亦免處分其干連人犯俱著省釋

又奉

上諭從前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摺奏滇省文武衙門大半向有官莊收租取息匿不報聞今通行各員據實開報於雍正六年爲始入冊歸公等語朕比時批示云向聞滇省鎮臣甚苦毫無出息此等營中官莊地畝應賜與營標爲養廉者卿當斟酌之今據鄂爾泰奏稱滇省官莊地畝屬營中者合計不過數百石穀米此項雖無關於錢糧但上有私匿下多影射於

清查隱佔一事不無干礙故不若全數歸公使民間不得藉口仰荷皇恩垂念邊鎮之苦或於報明公件餘剩歸公銀一萬三千兩內每年各賜數百兩添作養廉等語邊鎮諸臣用度不敷朕深為軫念是以降旨令鄂爾泰悉心籌畫今據鄂爾泰奏摺前來著將公件餘剩銀兩全行賞給提鎮等官每員各給數百兩以爲養廉若有贏餘令該提鎮酌爲營伍公事之用以副朕眷念邊鎮之至意

又奉

上諭苗民案件扣限完結係雍正五年所定之例其官員等處分之處著從雍正六年起照例扣限查叅六

年以前案件免其查揭

三十日奉

上諭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兩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朕念切民瘼凡閭閻疾苦周知洞悉此未完錢糧或有產去糧存而不能完納者或有人產已盡而無可催追者又或有從前遇歉收之歲而地方官匿荒未報小民無力輸將致成拖欠者累積十餘年之久其數至千百萬兩但其中有或本係該地方官虧空而希圖卸脫捏

作民欠者或糧戶已經交納而奸胥蠹役侵蝕入已仍作民欠者是此項未完大約官虧空者十之一二吏侵蝕者十之三四其實係民欠不過四五而已在貧窶之民固不能爲無米之炊而官吏因緣作弊蠹國害民情罪可惡豈容令其脫然倖免若非徹底清釐卽欲加惠於百姓其道無由是以從前令張楷將江蘇民欠清查分晰張楷並不清查奏稱俱係民欠請分年帶徵朕雖姑允其請意甚未愜鄂爾泰於蘇州布政使任內實力稽查將有頭緒時以雲南巡撫職任綦重將鄂爾泰補授而清查之案又未竟其事後陳時夏到任之後一味怠忽疲玩毫無整理釐剔

之心將從前分年帶徵之恩旨並不分限催追以一年應完之數細徵於一月之內以致小民艱於輸納地方官又奉行不善日事敲扑嚴比七府五州之黎庶不得霑被恩澤朕心深爲軫念乃陳時夏又奏稱蘇松積欠難於清結從前旣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內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夫蘇松浮糧朕仰承

皇考聖心每歲額免四十五萬兩煌煌明旨布告億兆豈有旣蠲正額而復借此抵補積欠之理朕以誠信待天下臣民寧肯爲巧詐之術乎且舊欠自有本人卽非本人亦自另有著落若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糧是

刁民因積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輸而倍徵從此人人效尤誰復輸供正賦況以舊欠派入新糧舊欠未必全完而新糧又致欠缺此種狂悖之論不過因朕留伊在蘇州清理未完一時不能脫身而豪紳積蠹欲逞其抗糧之黠智爲此邪說足以聳聽陳時夏亦藉此法或可草率完結爲脫身卸責之私計耳陳時夏居心行事如此實深負朕恩今尹繼善現在清查但尹繼善初任封疆且茲事煩重非一人之心力所能辦理著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錢糧一槩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侵若干吏蝕若干實在民欠若干一一釐剔清楚朕當再降諭旨戶部卽遵諭行文令該督撫通行出示曉諭其派員分查之處著戶部詳悉定議具奏

益仁貪婪不法奉

上諭蔡益仁著革職其貪贓各款及本內有名犯案該

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蔡益仁係陳時夏妻前帶

此法或可草率完結爲脫身卸責之私計可陳
居心行事如此實深負朕恩令尹繼善現在請
尹繼善初任封疆且茲事頗重非一人之心力所
精悉宜藉具奏等七府太倉等五州縣年需
命結替撫嚴行出示勸備其派員查之與否只將
干一一蠶限盡焚知當再糾備員只將明數備行文

雍正六年十二月

上諭二十八道

初三日江蘇巡撫尹繼善題參前任吳縣知縣蔡
益仁貪婪不法奉

上諭蔡益仁著革職其貪贓各款及本內有名犯證該
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蔡益仁係陳時夏奏請帶往
蘇州委用之員後遂題補吳縣知縣年來地方大吏
奏稱蔡益仁居官不善者頗多朕因陳時夏在朕前
極力保薦必有深信之處諒無錯誤昨令其來京引
見面加訓飭復擢用寶慶同知乃湖廣要缺所以保
全蔡益仁且信陳時夏之必不妄舉也今據尹繼善

叅奏蔡益仁在吳縣任內貪婪不法劣跡纍纍必有確據夫以陳時夏身為巡撫而所深信特薦之人卽在本屬公然犯法貪贓穢跡昭著陳時夏漫無覺察尚有何顏以對朕乎著陳時夏明白回奏

又廣西巡撫金鉷題報泗城府知府胡醇仁病故奉

上諭胡醇仁居官廉潔實心任職今因辦理苗疆軍餉身染瘴癘以致病故深可憫恤著該撫將公用銀賞給一千兩付胡醇仁親屬爲伊歸櫬之費泗城府員缺甚屬緊要該撫旣稱題補不得其人著總督鄂爾泰於雲貴屬員內揀選或將知府調補或將應陞人

員題補其所遺之缺著一併揀選具題

初五日奉

上諭據伊拉齊等查奏黃炳在浙江鹽道任內贓私至二十九萬兩之多前朕揣度黃炳在浙必有貪婪不法之劣蹟今覽所奏果相符合此案著交該部嚴察定擬具奏至伊拉齊等奏稱黃炳別省俱置產業恐有寄頓隱匿情弊請令各省督撫嚴行稽查等語黃炳深負國恩歷任貪贓獲罪其應追贓私銀兩若仍復寄頓隱藏不過飽匪類之私橐耳亦聽其爲之將來自國法其各處產業不必稽查

初十日奉

上諭據將軍常色禮轉奏道士李不器誣捏岳鍾琪謀叛一事甚爲荒誕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之薦在內庭行走

聖祖仁皇帝廣大包涵天地覆載無所不容如喇嘛西洋人以及僧道等類畜養者甚多

聖祖仁皇帝皆不過以工匠雜藝人等視之其中不肖之人或借供奉名色在外多事而李不器尤爲妄誕之甚招搖不法至

聖祖仁皇帝賓天後朕因李不器本籍陝西故令發回原籍交與年羹堯拘管不意年羹堯將伊送往終南山內厚加供養每月給以多金後聞李不器在彼怙惡

不悛仍肆爲大言希圖惑衆且捏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要他壞之語鄙俚妄誕不知從何而來今春朕向岳鍾琪問及李不器岳鍾琪奏稱李不器在陝其每年供給仍在通省存公銀兩內支給等語朕批諭云此事當日辦理甚爲錯誤李不器本係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屬寬典豈可復加厚待隨諭令岳鍾琪將伊看守每日量給飲食詎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鍾琪竟敢造爲無影之詞肆行誣讟深可痛恨據李不器以西藏用兵爲岳鍾琪妄啟邊釁夫西藏之用兵也當日平定藏地之時康濟鼐効力甚多蒙

聖祖仁皇帝封爲貝子令其與阿爾布巴等總理西藏事

務乃阿爾布巴等因妒忌爭權心懷背向擅將康濟
鼎殺害其叛逆之罪實不容誅正欲聲罪致討適頗
羅鼐率衆爲康濟鼐復讐具奏懇請發兵是以特遣
大臣統師進藏未煩一矢之勞兇渠授首西藏安帖
此事皆由阿爾布巴等逆天背命自取滅亡是以國
家不得已而用兵事事皆出於朕親指授岳鍾琪遵
奉辦理而謂岳鍾琪爲啟釁藏地其誣妄甚矣又李
不器以岳鍾琪廣造軍器心懷不測夫鎗砲係軍中
必需之要器朕令內外大臣屢行詳議酌定行令各
省督撫提鎮增添砲位鳥鎗不時演習車陣乃自古
戰守之良法是以朕行令北方諸省商酌製造募召

兵丁令其操演此不獨陝西一省爲然而乃以岳鍾
琪爲私造私演包藏異謀乎又李不器謂岳鍾琪濫
費國帑夫岳鍾琪辦理軍需購買騾頭一一俱經奏
明造具清冊送部查核從無一毫浮冒不知李不器
何所據而指爲濫費也又李不器謂岳鍾琪交結黨
與訛言頻興乃指奸民張熙投遞逆書一事前岳鍾
琪一見逆書卽嚴加審訊窮究根株張熙堅不吐供
岳鍾琪百計詢問甚至設誓以誘之伊始將謀逆黨
類盡行供出今行文湖廣江浙緝捕無一漏網且岳
鍾琪深知逆書中語誕幻已極於朕毫無影響無容
隱諱直將逆書陳奏朕前其識見遠大心地光明爲

古大臣所莫及卽如王國棟海蘭等搜得逆書原稿
奏稱書詞悖逆斷不敢陳奏其識見卑鄙無知去岳
鍾琪何啻霄壤哉且岳鍾琪不將張熙嚴行監禁者
亦係奉朕密旨而李不器乃以爲岳鍾琪交結黨與
此醉夢中囈語也又李不器以西安省城開挖街道
係雍州地方與雍正年號干礙謂是岳鍾琪之呪詛
公行夫街道爲居民出入之所必由地方官修理平
治乃爲政之要務雍正四年有人條奏戊午係朕本
命之年京城不宜動土朕諭以此等拘忌皆庸夫俗
見毫無關係仍令照常蓋造房屋修治街道朕於輦
轂之前尚不以俗見爲拘忌况雍州之與雍正有何

干礙而爲此謬妄不經之語乎至李不器所稱岳鍾
琪搜伊居室時有

聖祖神牌不知供奉何處等語夫

聖祖神牌至尊至重雖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李不
器何等卑微下賤之人乃敢以

聖祖神牌供於私室卽此褻越僭逆萬死不足蔽其辜何
得以此誣加岳鍾琪之罪尤屬狂悖之至矣岳鍾琪
身任封疆實心辦事公忠義勇敬慎無私精誠可貫
金石勲業著於旂常朕素所深知篤信朝野內外無
不共悉李不器架空誣捏之詞原不足以損其毫末
但李不器所以敢肆誣讟者想因延信向爲西安將

軍平素溺於道教習爲妖邪與李不器必相往來西
藏之事延信推諉不願前往故李不器遂有擅啟邊
釁之謗亦未可定至於捏造妖言以反叛重罪污蔑
國家柱石大臣逞其私忿如此喪心蔑理乃

天地神明所不容是以自行敗露公然投遞呈摺大干法
紀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將軍署內並令
乘坐轎車於轅門之外肆其狂悖之言駭人觀聽常
色禮甚屬無知著常色禮會同巡撫西琳將朕此旨
宣播於衆再將李不器嚴加刑訊其種種妄言是何
意見審明按律定罪交三法司核擬具奏

又奉

上諭近來直隸盜風漸覺少息而所報盜案多在永平
朕密訪其故聞得永平之盜風不息者皆地方官之
釀成如本年六月初九日前署盧龍縣知縣衛步青
衙署被盜將伊幕客誤認縣令綁縛拷逼劫去財物
而該署令止以竊賊具報同夜又有賊入永山協副
將署內值副將胡傑寢於外堂知覺防備賊始颺去
而該副將亦未報查又聞得十一月初八日山海關
有何字號當舖被盜亦係多人白晝強劫而官役兵
弁置若罔聞似此則該督提所司者何職而巡察御
史所訪察者又何事著該總督提督巡察御史明白
回奏

又奉

上諭李衛自簡任浙江總督以來凡保舉武職官弁俱極允協具見留心營務前因江南蘇松等處盜案甚多曾降諭旨將下江地方一切盜案交與李衛管理况武職俱有緝盜之責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繹張大有會同李衛一體舉行

又奉

上諭據臺灣道孫國璽奏稱臣母今年七十有六臣無嫡親眷屬惟有母子相依今奉命調補臺灣臣母年老龍鍾不能航海現在寄居漳郡伏乞恩准一歲之中回漳省視二次仍馳回地方辦事則公私兩全等

語孫國璽之母年近八旬母子相依乃屬至情若遠隔海洋則難以晨昏侍奉朕心實為不忍著將福建鹽驛道劉藩長調補臺灣道孫國璽調補鹽驛道現今劉藩長給假回籍俟伊到臺灣時孫國璽交代後再赴新任俾得慰其孝養之情以副朕加恩錫類之至意

十一日奉

上諭朕惟善政養民利賴必資地力而率作興事倡先端藉縉紳惟茲寧夏所屬之插漢拖灰地廣土饒水利充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濬治渠道設縣築城募民墾種次第修舉行見人民樂業

饒沃殷阜漸成西北蕃庶之區此朕經國裕民之至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寧夏一方人數千百年未興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二萬餘頃每戶以百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戶朕已諭令廣行招募遠近人民給以牛具籽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爲世業惟是原議寧夏本籍現在出仕文武官員俱令開墾授業俾爲世享之利今聞報墾者尚覺寥寥禮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况乎上以急公而裕國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則民間之趨事赴功者必衆凡屬本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現任或家居均當踴躍從

事急先墾種不可觀望因循耽延善舉凡茲所墾地畝俱照原議給爲世業三年起科果能使沃壤腴田有廣收之益無閒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之謨重有攸賴而經營世產伊等子孫亦蒙永遠之澤矣
又奉

上諭四書五經向來未有蒙古字繙譯者著交與

實錄館蒙古纂修人員繙譯

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曾降旨在京在外有奉旨永遠枷號之人令各衙門該管官於歲底奏明今著該衙門將奏摺交與大理寺彙齊將此等永遠枷號之人開列名單寫

錄所犯畧節繕摺進呈並將各案情由另行詳細繕摺隨名單一併進呈俱寫漢字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各省秋審情實人犯內其情罪畧有可原者已於勾到之時改爲監候刑部情實人犯今年暫停處決其中情罪畧有可原者已分別減等發落至於督撫九卿所擬緩決之犯論法則均有應得之罪而其中情事不一尚有彼輕於此稍可從寬者或因一朝之忿奮不顧身或因纖毫之利偶相爭角或因旁觀不平而致鬪或因被打情急而還毆似此類者均非有謀害之念於平日並無必殺之意於臨時祇以

愚民無知好勇鬪狠遂致陷於重辟雖悔難追深可憫惻茲朕再四酌量特施法外之仁將此等人犯照可矜人犯免死減等之例發落伊等試思生於人世同爲父母妻子所倚賴之身何苦捨命輕生自罹法網縱使終身緩決亦只於囹圄之中幽囚待斃骨肉捐棄魂魄無依不亦大可哀乎今幸遇國家寬典特予矜全從此再生之年皆爲遷善之日當知恩不可以倖邀法不可以再試痛自悔恨悛改前非共爲良善之民倘或再有過犯則斷乎不能苟免矣著該督撫於各犯發落之時將朕此旨明白宣諭加意訓誡務令人人改過自新以副朕矜恤下民之至意

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董永艾摺奏臣在江南惟有實心任事不徇情面不畏豪強近有揚州安瑞成因逼姦僕婦程氏不從橫毆致死捏稱伊夫長壽毆打自縊令家人陳大鎖帶領張標擒毆長壽越日身死該府縣止坐張標之罪將安瑞成置之局外臣現在行提安瑞成到案究審等語比時朕見此奏卽知董永艾存心巧詐非因貪利卽是沽名已諭大學士等寄信傳旨詢問之今安瑞成到京在怡親王處陳訴冤抑供稱逼姦致死等情皆屬全無之事董永艾將伊家人勒取口供斃於三木等語觀此則董永艾之有意鍛鍊可知

矣董永艾乃柔懦無能因徇苟且之人向因林祖成在朕前稱其爲福建臬司甚好是以陞任江南後又調任山東浙江伊歷任所犯贓私纍纍劣蹟甚多朕皆一一寬宥切加訓誨冀其改過自新適因江蘇臬司一時不得其人念伊尚知刑名是以將伊調用夫臬司一官專以緝盜安民爲首務伊到江南並無善政及民而盜賊肆行如故此中外所共知者今審理安瑞成家人一案全以私意爲刑罰之出入顛倒是非擅作威福且預先密奏於朕試探意旨若朕批令從嚴則是朕枉法以遂伊圖利之心朕豈肯爲若朕批令從寬則伊必加朕以袒護富商之名而自彰其

不畏豪強之譽似此狡猾脅制豈人臣事君之道朕治天下事事出於至公如其人有罪雖平日加恩優待之人勲戚大臣左右近侍皆不肯存絲毫袒護之念豈獨袒護一卑微之商賈乎如其人無罪雖匹夫匹婦乞丐窮民亦不肯令其稍有冤抑豈獨於富商大賈一任貪墨之吏苛索吹求而使之不得其所乎前陳時夏奏揚州鹽商黃光德父子不法一案朕卽料其因富招怨被人詐騙平情度理批示陳時夏後果得屈抑之情爲之完結旋據該督撫奏稱黃光德感戴朕恩欲捐貲効力朕諭以斷不可行卽衆商因每年節省浮費合力公捐銀兩亦皆留爲地方公事

之用利益民生此天下所共知者若以安瑞成爲怡親王門下行鹽之人怡親王公忠體國正直無私安瑞成果係有罪怡親王豈肯姑容以親王門下如許人員豈少一管辦鹽務者而必於安瑞成是賴乎若云朕意袒護安瑞成則董永艾蒞任江南之時朕又何不論令留心照看豈待今日董永艾欲坐安瑞成之罪朕始特降諭旨枉法以保全之耶董永艾乃旗下微賤之人原在允禩門下從前每年送與允禩之物華麗豐厚較貢獻之儀更爲繁費若非橫取於屬員富戶安能措辦今之搜求安瑞成者必因有所需索不肯應付故欲置之於法且其意以爲安瑞成乃

衆商領袖今將伊懲治則衆商自莫不畏懼而趨奉矣不然則董永艾柔懦性成向來已歷五任其不徇情面者何事不畏豪強者何事何以忽於此案刻意吹求爲此殘忍之舉耶董永艾著革任將此案人犯悉行解京交與刑部秉公審理其董永艾從前議罪奉旨從寬歸結之案俱著查出照律定擬

又奉

上諭據正白旗漢軍都統李國權等奏稱原任副都統萬永祺借欠公庫銀兩一案除有抵一千餘兩外尚有未完銀二千七百餘兩應著落原准借之都統副都統及保官庫官等勒限分賠今都統石文英庫官

于珩李鳳林已於別案各報家產盡絕應將此項銀兩著落管庫原任佐領張國柱之子張經六品官高應清之子高起鵬二人名下分賠等語夫拖欠公庫銀兩所以令該管之人分賠者蓋以當時經營錢糧之人將公帑借給之時或徇情受託或扣剋分肥不論其人家產之厚薄濫行借給致成虧缺無可著追揆之情罪甚屬可惡是以責令分賠以示懲戒但分賠多人各人名下自有應賠之數若該員將應賠之數完納則其責已畢倘將他人家產盡絕不能完納之數加於現在之人則一人又代衆人分賠殊於情理未協嗣後凡屬分賠之項本人止完自己名下應

賠之數若同賠之人有家產盡絕者將此分賠銀兩
豁除歸結不得於他人名下濫行攤派著通行八旗
奉爲定例萬永祺此案著該旗另議具奏

又禮部奏

祖宗加上

尊諡冊寶

聖祖仁皇帝

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尊諡冊寶俱已告成恭進

太廟安奉應遣官告祭奉

上諭

冊寶告成恭進

太廟安奉事關大典朕應親詣行禮其應行禮儀著怡親
王大學士會同禮部詳查定議具奏其恭捧

玉冊

玉寶之員著將王貝勒貝子公大學士部院堂官旗下頭
等大臣開列請旨

又廣西巡撫金鉷題報西隆州知州劉德健病故
奉

上諭劉德健隨辦苗疆軍務實心効力因染瘴氣身故

深可憫惻著該撫將公用銀賞給五百兩付劉德健親屬爲伊歸櫬之費

十五日署甘肅巡撫張廷棟奏請暫停甘肅鼓鑄奉

上諭從前禁止小錢之時伊都立曾奏請收買小錢朕嚴飭伊都立以民間行使小錢已久今若將小錢盡收入官又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民間市易自然不敷所用大有不便於民伊都立遵朕諭旨而止甘肅巡撫石文焯奏請發帑收買小錢暫開鼓鑄朕批諭云所陳開鑄一事朕詳細斟酌再諭若因不能禁止小錢欲藉此爲良策恐未必所燬錢銅能敷新鑄之

用也小錢之禁不可急驟暫寬候旨乃石文焯並不遵奉候朕再降諭旨復具摺懇請收錢開鑄朕以石文焯身在地方屢次懇切陳奏必確有所見是以允其所請交部准行不意收錢開鑄之弊煩擾驛站貽累官民至於如此是石文焯之屢奏不過固執已見文過飾非而已石文焯身爲封疆大臣不將所行之事籌畫萬全遽行屢次陳奏甚屬草率著將石文焯交部察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崇慶州紳衿士民將各家現有之餘米湊運軍糈及諭令領回穀石僉稱叨沐

皇恩豐衣足食情願樂輸留此穀石永爲崇慶州之厚資等語該州紳衿士民尚義急公情辭肫摯此皆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是以風俗醇良人心感戴朕心甚爲慰慶著將崇慶州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蠲免以示格外加恩善良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駐臺兵丁軍器誠屬緊要但此項軍器悉係各營自行製備是以易於破壞然將內地精良之器給與臺軍亦非善策嗣後換臺兵丁軍器著該督撫於存公銀內動支製造務必堅利精良該督撫驗看給發俟兵丁至臺之日該巡視御史會同該鎮查驗點收

倘有不堪使用者巡視御史等卽據實題叅將該督撫及承辦官交部議處如三年之內有應更造者亦令該督撫製造給送

二十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何世璜等奏稱景州鄉民李世奇不取遺金興廉樂善甚屬可嘉著照郭見忠之例給與八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示旌獎

又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倉場米石虧空著落攤賠奉

上諭倉儲關係天庾最爲緊要從前倉務廢弛弊竇叢生不可枚舉朕不得不嚴加整頓凡所以清查虧空

治罪分賠者總欲令嗣後衆人知所做戒也今倉場各官俱已奉法積弊漸清人情咸知警惕矣此項虧折餘米因六十一年監督等未經出結是以責令六十年之監督分賠但從前虧折歷年已久其爲何年何人之虧空實難確指今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據事而未推情其中未免有冤抑之處朕意以爲未當茲特沛恩膏將此項攤賠米石概行蠲豁並免其究問內有已經賠補者其急公守法之心甚爲可嘉今虧欠者皆施恩豁免而從前賠補者以急公而未得蒙恩於情理未當著查伊等所賠米價銀兩照數給還並將伊等交部分別議敘以示獎勵夫刑以弼教明罰敕法原期臣工之循理去私裨益政事今因倉務整飭將所議從前數十萬虧折米石悉行豁免諸臣亦可以知朕心矣其共勉之

又吏部議覆廣西巡撫金鉷奏灌陽縣知縣謝天扶玩法溺職照例革職奉

上諭大小臣工不得瞻徇情面以私廢公曾屢降諭旨切加訓誨廖荃係張舜緒之門生平素理應規勸張舜緒奉公盡職勉爲好官及張舜緒已有虧空之後伊果念師生情誼自當代爲賠補乃廖荃旣不能規勸於前又不能彌補於後徒徇私情將在官人犯公然具保領出玩法欺公莫此爲甚其該縣謝天扶徇

情作弊情由俱屬可惡張舜緒名下應追之項卽著落謝天扶廖荃名下勒限分賠如限內不完卽將謝天扶廖荃照張舜緒應得之罪處治

又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山東巡撫黃炳等濫收屬員規禮分別治罪奉

上諭黃炳依擬應斬余甸依擬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凡下屬之餽送皆由於上司之勒索不得已而後應付非出於本心也若上司不收規禮則下屬自無餽送之事亦不至陷於罪戾矣此案內凡餽送陋規禮物及收繳飯食銀之各員事歷多年干連人衆俱開恩免其查究處分

二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爲効力蒙

聖祖仁皇帝授爲札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嫉妬

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鼐查爾鼐暗結匪類懷挾私心公然肆惡將朝廷勅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鼐擅行殺害併欲害及頗羅鼐阿爾布巴等背天逆理藐法負恩莫此爲甚頗羅鼐受其逼迫領兵爲康濟鼐復讐將逆黨罪狀奏聞於朕朕特遣大臣等領兵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大兵將到率衆奮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等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一一

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等及一千逆黨按律正法具本奏聞西藏去此巨惡渠魁黃教可以振興番衆可以寧輯頗羅鼐一片丹誠深知大義聲罪討逆鋤惡除奸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沉寃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將頗羅鼐封爲貝子以獎義勇以昭國憲

二十二日奉

上諭哈密駐防官兵每年輪換定期於十二月內派往朕思臘月天寒草枯水凍官兵跋涉爲難查從前甘肅官兵駐防哈密有五月內更換之例今應仍於五月內派往著岳鍾琪行知副將張嘉翰將現在哈密

兵丁暫留駐防俟來歲五月內撥兵到時再行撤回

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王朝恩條奏各省修造戰船於成造之時解送總督親驗總督多轉委中軍以致中軍承委每向監造文員需索規例爲之徇隱是以船隻工料皆屬虛糜其實不能堅固請嗣後修造戰船各該督撫務須親驗等語朕思戰船關係緊要若僅委中軍驗看或彼此瞻徇情面不據實詳覆致使物料柔脆不能經久嗣後修造戰船其船廠附近省城者著在城之督撫提鎮及布按兩司於承造完工之日親往驗看其船廠離省遠者著附近府城之文武大員於承造完

工之日公同驗看務令修造堅固丈尺合式倘有不
能堅固及浮冒侵蝕等弊卽行揭報題叅按律治罪
庶承修之文職有所顧忌不敢草率浮銷而監工之
武弁亦可免借端需索之弊著該部遵諭速行

二十四日奉

上諭江南錢糧積欠爲數甚多總理務在得人分查亦
須專責著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
同署巡撫尹繼善巡察御史伊拉齊布政使趙向奎
總理其事其分查各府大員蘇州府著交與知府徐
永佑蘇郡事務繁多著該督撫委員代理松江府著
派出浙江杭嘉湖道王湖維其杭嘉湖道員缺著李

衛委員署理常州府著派出蘇松糧道馮景夏若馮
景夏輪當押運之年著總漕張大有委員代管押運
鎮江府著派出福建汀漳道朱鴻緒太倉州著派出
湖廣岳常道溫而遜其汀漳道岳常道印務著該督
撫委員署理江淮揚三府及徐通邳海四州亦應各
派分查大員著各部院堂官於在京科道及部屬內
揀選保舉引見派出至於各府所屬州縣其錢糧多
者一縣須派一人錢糧少者一人可兼二三處約計
應用四十餘員亦著各部院堂官於候補候選州縣
及曾任江南之州縣因公註誤無虧空未完者各舉
所知並將吏部記名人員一併帶領引見候旨揀選

命往交與總理大臣巡撫等酌量分派協理清查若
在京派往之員或不敷用或不能勝任著尹繼善趙
向奎徐永佑王溯維馮景夏朱鴻緒溫而遜將所知
堪任清查之員各行保舉該署撫會同總理大臣奏
聞現今浙江總督李衛管理江南督緝之事此清查
積欠事務亦應令李衛與聞再此番清查積欠頭緒
甚繁文移往來皆關錢糧數目必須各給印信以便
稽查其總理大臣分查各員之印信著戶部擬定字
樣請旨交與禮部鑄給其總理大臣分查大員及各
州縣協查之員作何分別給與日用養廉之資著該
部議奏

又奉

上諭西安副都統賽都乃旗下微賤出身蒙

聖祖

仁皇帝隆恩拔爲狀元授爲侍衛後因伊甚不知恩

奮勉深爲不喜朕卽位後因頗有人稱道之者是以
將伊補授通州副將試看及伊蒞任聞其罷軟因循
但知夤緣鑽刺比因察訪之下未有實據復用爲西
安副都統嚴加訓諭申飭冀其悛改實心効力今詢
問公傅爾丹散秩大臣石禮哈知賽都在任未改舊
習全無實心辦事之處深負國恩著革去副都統之
任來京候旨其副都統員缺著鑲黃旗漢軍副都統
張正文補授再西安副都統朱蘭泰年力衰老但伊

從前頗有軍功著原品休致給與半俸以終其身寧
夏副都統蘇穆爾濟與將軍席伯副都統蘇圖共事
數年寧夏駐防官員兵丁之嚴肅整理爲各省駐防
第一著將蘇穆爾濟調補西安副都統伊在寧夏習
見席伯之訓飭營伍今調任西安自能做倣辦理寧
夏副都統員缺著席伯於叅領內揀選題補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汪澂馬爾泰奏稱總兵官潘之善自到安西之
後不時患病精神耗減操練兵馬甚覺勉強等語安
西總兵官員缺甚屬緊要著興漢總兵官曹勳作速
前往署理曹勳員缺著西鳳副將董紹祖前往署理

董紹祖員缺著岳鍾琪揀選委署潘之善老成歷練
人品端方効力行間多著勤勞實難得之將弁奚忍
聽其力疾辦事著太醫一員馳驛前往診視潘之善
或欲仍在安西或水土不服欲回內地本籍調養聽
其自便著賞銀一千兩以佐路費及調攝之用

